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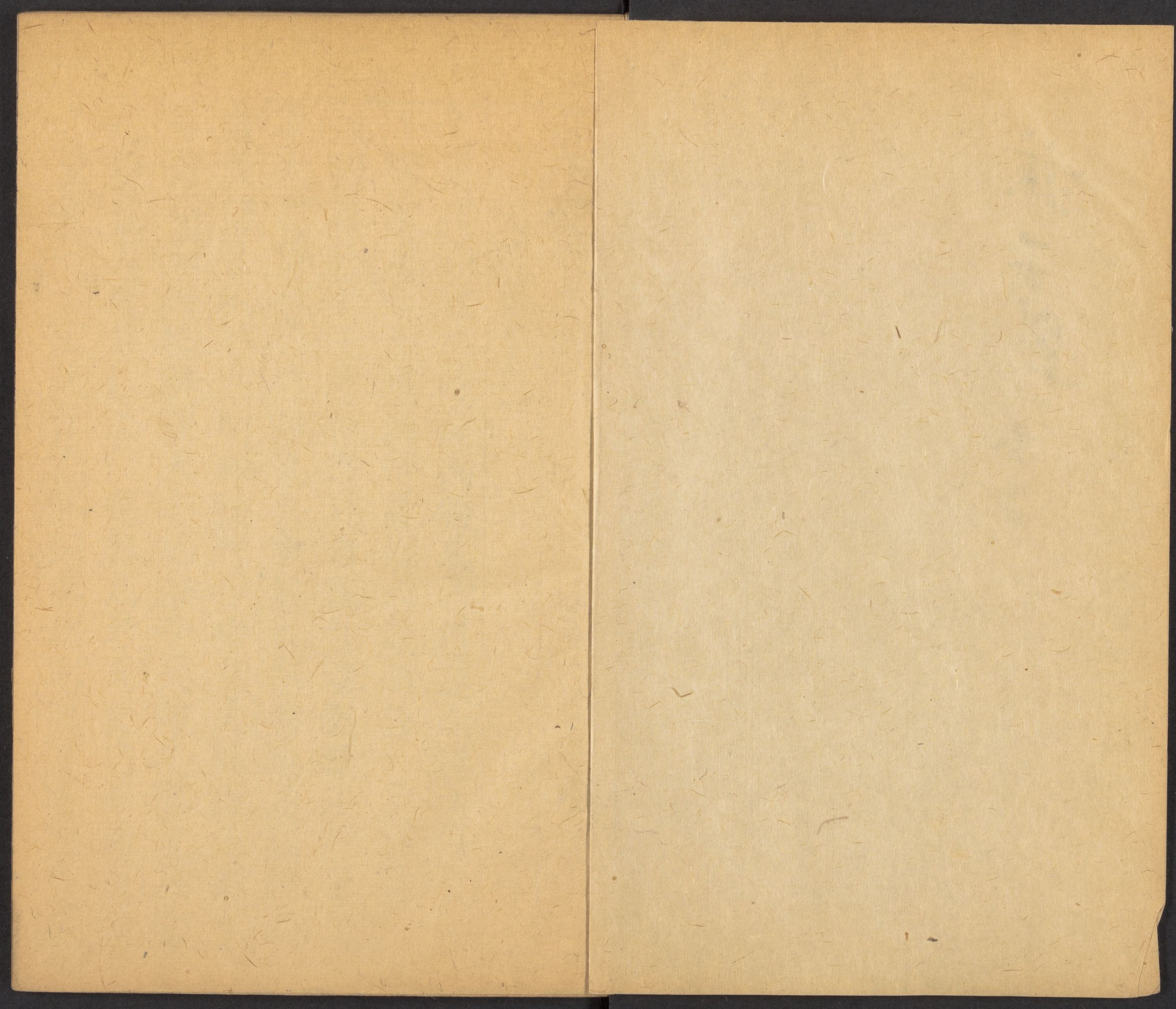
T 1111 / 2303 (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莊子翼  
卷之四

04



莊子翼卷之四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上。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若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也。善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木、石、金、玉、燭、鬚、尺、寸、中、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有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  
之為言也明此以北嚮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  
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  
而聞遊注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  
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 天運一帝道一聖道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  
故雖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善之乃靜則有  
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撓心期自得也水靜猶明而  
况聖人之心靜乎蓋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  
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者凡不平不至生於有  
為也休則未嘗動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矣

者責言夫無為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  
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俞從容自  
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為中來明此以南嚮北面  
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  
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居閒遊則  
巢許之流進為撫世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  
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  
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  
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  
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  
自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  
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呂註**

天地運轉無窮而未有物故萬物成而非離

蹄非悅而求之也聖道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  
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大通於聖知其皆運而無  
所積則大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  
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會中也雖吾之自為猶將昧  
乎無不靜者乎聖人以為而未嘗為故也况人各為其為而  
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

靜為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則其本  
 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  
 生萬物孰能鏡之明乎此則于其並作也乃所以觀  
 其復于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  
 靜也水靜猶明而以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藏  
 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平中准  
 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  
 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于  
 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  
 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地之平則無有高下  
 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此音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  
 萬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  
 神憊於事為之眾矣其能虛乎虛者刳其心則豁乎  
 其事而其富至于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  
 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  
 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  
 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  
 鏡心而無為無為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俞俞則  
 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  
 靜之說則恬淡寂寞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

物職職皆從無為植乃其所以為木也古之聖人或  
 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  
 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閑遊或

非為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  
**筆乘** 無所積無留滯也帝道即帝王天子之德聖道  
 即玄聖素王之道與未相應舊註以三皇五帝

分屬者非是六通四辟辟與闢同言六合四方皆洞  
 達也味然聰明盡泯也平中准大匠取法者如周禮  
 匠人水地以縣是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天地將准  
 焉故曰天地之平俞俞即愉愉處猶入也自得則悲  
 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俞俞者憂患不能處  
 年壽長矣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故  
 曰萬物之本此又推本言之  
 欲人知安身立命于此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

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

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  
齊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  
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  
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  
心以畜天下也。蓋蓋粉之  
義崇禍也

**郭註**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奉，故美配  
大者唯樸素也。與天和者，天地以無為為德，故

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  
人，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  
而相雜，曰蓋自蓋耳，非吾師之暴戾。仁者兼愛之名  
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  
壽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  
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  
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逼。聖人之心，所以畜天  
下者，奚為哉。

**呂註** 靜而聖言內動，而王言外無為也。而尊則臣天  
下者無事于才，知樸素而莫與爭美，則服天下

者無事于文。宋凡以明白于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  
處下，進為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  
乎此，則無為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  
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入樂。不過師于此而已。  
蓋物不為戾，澤世不為仁，以至彫琢衆形，而不為巧。  
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  
樂非如至故曰天樂也。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  
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

其為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崇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所以為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管子

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為王皆以無為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為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為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德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于和其名雖殊所以為樂則一豈物不為矣澤世不為仁忘善惡也至于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師此而已生為天行自然運動死為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則鬼不崇無物累則鬼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為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萬之理推于天地通于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

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郭註**

用天下而有餘閑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為物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

為於用臣臣能親事或能用臣斧能刻木王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夫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為天下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夫在二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夫上之無為則下之無為則自用也天地無為

物之化育有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無為也

**呂註**

無為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故有餘有為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為之用故

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為而已故上無為下亦無為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為而尊者天道有為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為上亦有為而與下同則言道上也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為之慮辯不自說而天下為之說能不自為而天下為之為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地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育之也帝王無為而天下功非我為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為也者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



度數刑名比詩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註** 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其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大道之序，言非但人倫所尚也，所以取道為其有序也。

**呂註** 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未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未上下豈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先後為出於天地之理也，即宗廟朝聘知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

**口義** 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以有為為末要在主君無為也詩在臣臣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各物也比類例也詳織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意哀之木也即與其易也寧戚意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未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所以先者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而已以此觀之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曰尊卑先後大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也化作生也詩言薇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坎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爵尊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新傳** 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則臣道當無為矣此又言未在于下詳在于臣者前言其心此言其分也夫有本必有末末亦豈能離本哉本則無為之理耳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莊子此篇深明自然之理所謂知于天而已至此而言若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于人而已苟于譏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周豈為不知于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且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

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悟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誣。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迂司馬云：橫也。

**呂註** 大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得分則物之物各各當其形。形名已明而無所復及，故因任次之物各各當其形。形名已明而無所復及，故因任次之物為非故，是非次之。至下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在於斯。履位者言各當其才也。曩情者言各行其所能之情也。必分其能者，無相易業也。必由其名者，各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寄此事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註** 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形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于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僞也。必以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各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

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未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為太平而比隆于唐虞也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為本始歟倒則不正以末為本逆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新傳**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疏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可乎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非明而後可以施

**賞罰** 可以施  
**補註** 因任即在宥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因任者民也愚不肖襲情疏云襲用也賢  
咸用本情終不舍已  
效人矜誇炫物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傲即

**郭註** 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恒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曰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則自嫌有事

**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赦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謂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為在于此與黃帝不異也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泰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一作勿愷兼愛無私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

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謂反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

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徵藏司馬云藏名也十二經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經又加大緯合為十二也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意不平聲牧養也

**郭註**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

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

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呂註**

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于此孔子以人

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懷棄宜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己又所以成物義非特立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非外鑠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者也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故以為迂也凡各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為道法自然又何必偻偻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詳道**

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

下有為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託孔子之迹以明之也冲心物愷物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

有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繙六經為十二也

**方思善**

中其說者語方及半而老子遽止之也幾乎後言言近似落後的說話兼愛者有心于愛

去道已遠故謂之迂也擊鼓而求亡子者亡子逃亡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古顯反而不敢息今吾觀子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

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

巧知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日子呼我牛也

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

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

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

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去軌然而口闕討覽然而狀

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

觀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境有人焉其名為竊百舍

云百日止宿也跣也餘蔬讀曰精精粒也

**郭註**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棄妹不仁言其無

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互界神士成濟無

怪識制之心所以讓也通士成濟無

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

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

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矣崖然

造趨不安之貌衝出也顙然高露發美之貌闕然墟

在奔馳也動而持者不自舒放也發也機趨合速也

察而審明是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

拙於抱朴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

非脩身之道也邊境有人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

**呂註**

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

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歛無

崖則不義老子絕學反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

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却也知

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曰衝然則逐物於外，顧頽然則若太朴，口闕然則其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明，而其心則若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能不動，發也。機不可制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覷於素非素，撲守約者也。凡此所為皆以為不信而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

**筆乘**

棄妹舊解為末學其鑿意者，妹氏棄蔬于鼠壤，盡於前而積斂無岸，即儉嗇之驗也。夫巧知神聖尚存於胷中，則必有不合者矣。今解而脫之，則呼以仁也可乎？以不仁也可，即呼以馬牛亦無不可。何者？知仁不仁皆非其實也。苟見其實而不受，則始已有不仁之歿，而今再受之，徒增罪戾耳。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故曰：吾服也，恒服非以服有服，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而前也。崖崖異也，衝突目而視也。頽頽中央廣而兩頭銳也。闕口吐之貌，義嚴毅之貌，以嗜修自標異者其狀如此。動而持發也，言馬雖繫而意常奔馳如彼之動，而將發而強持之也。機祭而審，其括能伺察而詳審也。知巧而覷於素，自恃其知巧而驕，泰可覷也。夫機警之人，竅鑿日深而渾沌已死，故曰不信言非安于性命之情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其守，奸詐者每伺隙乘便以自為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物，是亦盜竊而已。如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邊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

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



心有所定矣。

**郭註**

夫至人用世故不患其大不與之偕者靜而順之。不與利遷者任真直往也。退仁義者進道也。

德也。賓禮樂者以情性為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無為也。

**呂註**

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

淵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為神也。則流而為形失而為德。廢而為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有世不足為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楫不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

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離。退小義而不留。賓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

**詳道**

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

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而後心有所定。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

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去聲其貴非

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

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

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邪。

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

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

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扁糟爛為醜一作粕甘緩也若急也

**郭註**

貴非其貴者言其貴恒在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忘忘言遺書者耳此絕學去尚之意也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

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虛言也

**詳道**

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祠祀畢芻狗捐醇精流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

**見總論**

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建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為主無為之

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

立人極贊天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己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脩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繁無爲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而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說成綺，問脩身而其容崖然，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爲道之末，禮樂爲道之賓，能天能人，極真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爲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魄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徇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人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魄爲哉。

###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拔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德，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有上一作在上，循本有作又。下也。五常五行也。九洛九州聚落也。郭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止，日月不爭所能，自代謝，孰主張綱維是，皆自爾也。無則無所能。

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自爾故不可知也雲雨二者俱不能相為亦各自爾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也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但當順之順則治逆則凶者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順其自爾故也

**呂註**

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也日月爭所吾者皆不可得水之升而為雲雲之解而為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嘘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為神者也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之則逆而凶九洛即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戴之此所以為上皇上皇則擎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嘘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詳道**

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若有真宰者耶

**循本**

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有機絨者如有以係屬之不能自止者無以係屬之風起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彿言起于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  
 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  
 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  
 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  
 以道不渝。太宰官名蕩字也。一本蕩作盈。郢楚都也。兼并之也。

郭註

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  
 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附臟居內。皮毛處外。外  
 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  
 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  
 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凡名生於不及  
 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步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  
 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  
 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  
 理也。夫至仁者。百節皆通。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  
 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  
 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目忘我哉。各自忘  
 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然後堯  
 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天下莫知。其  
 然常適也。太息而言仁孝者。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  
 并者。除棄之謂。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  
 貴之至也。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  
 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  
 而取實。故也。

呂註

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為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真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者情也忘親道也忘親忘之在己者也使親忘我忘之在人者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為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則操天下之貴富而制其爵與財者也至願名譽并焉修其可願而至于至仁則孝弟入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逾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湯湯默默乃不自

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蠶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院滿院塗郤隙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各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

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  
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  
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  
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  
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  
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  
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  
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  
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標氏為之頌曰德之不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  
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歲吾  
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  
載而與之俱也螿爾雅云靜也霆電也債司

**郭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  
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

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  
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  
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無首無尾運轉無極  
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  
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所謂用  
天之道也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院至樂  
周也塗卻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大制不割也其  
聲揮綽所謂闡諧也各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  
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  
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故闡然恣

使化去儻然立於四虛者弘敞無邊之謂吟於槁梧  
無所復為也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無身  
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意既  
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  
然耳混然無係隨叢而生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  
故無別形布揮不曳自布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也  
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極也死生實榮行流散  
徒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  
世非唱也達情遂命言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  
而樂足非張而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焱氏之  
頌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崇耳未大和  
也次怠故遁迹稍滅矣惑故愚愚故道以無知為愚  
愚乃至也

呂註

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雖人以天  
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太清而建樂居  
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  
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光於天地一  
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債起  
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我以人示之彼

人人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  
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  
短長不常滿谷滿院塗卻守神以物為量乃其  
為聲也揮綽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所以為天鬼神  
守幽日星行紀止之有窮流之無止唯所示而已欲  
慮之而不知逐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怠此無它  
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怠調以  
自然混逐藁生萬物芸芸也林樂無形各歸其根也  
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  
散徙無常則不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  
之於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他達於  
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天機而已此所  
以為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舉有焱氏之頌咸池之  
妙若此汝欲聽之宜其無接而吾之聰不用故惑也  
此無他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故崇次怠故遁卒  
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  
其去知而愚所以  
載道而與之俱也  
循本也蕩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能言不自得心不自安  
也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



陰陽言其間節奏流光其聲者言其聲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協上韻此即從之純如也蜚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一串讀一死一生一債一起相為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一生繼之一債則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此門成聞樂如此故生恐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即所謂燮如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皆燮如之意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聲之充滿也塗卻猶言塗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自隨物分量所受以為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發揮寬縛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于有窮流之于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于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路倚於槁梧而吟但覺目窮力屈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不司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語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所謂無怠者謂之以自然

之天命出于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其布散發作則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窕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參考之於聖人以為聖人者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為也此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機不張不將機籟張設也五官皆備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焱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按故疑惑也夫懼則精神為之森爽若有鬼崇然故曰崇怠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非治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成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刺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查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核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聲，其里其里之醜人見

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查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核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聲，其里其里之醜人見

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

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金魯之太

結芻為狗巫祝用之衍李云笥也蘇取草也眯司馬云厭也或說作魘夢中怪也憾額曰曠

**郭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夢昧云者皆絕聖去智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先王典禮所

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

不勞而有功也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為美者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

變然後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詳道**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

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不同其禮故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不

怒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於今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入溺於

迹之弊所以始况以芻狗舟車况以桔槔橘抽終况以後狙好醜猶古

今周魯之不可一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

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

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

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

之於陰陽子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

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

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各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諷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註**

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中無主而不止。者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者。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遠廬猶傳舍也。仁義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而責多矣。假道託宿。隨時而變。無常迹也。逍遙無爲。有爲則非仁義矣。從其簡。故易養不貸者。不損已。以爲物也。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僞矣。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天門弗開。言守故不變。則失

矣

呂註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  
 于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年而未得道分  
 而為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于陰陽不出乎天  
 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  
 告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  
 我欲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我不行  
 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其固有而已莫  
 之有而己莫之有而己莫之有而己莫之有而己  
 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  
 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  
 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度數陰陽求諸  
 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  
 處久處則觀而多責道逢則無所不適苟簡則其  
 易贍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真  
 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  
 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宮性尤  
 一無所鑒則河水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可

怨思至生殺人者正之器也立之道唯循大變而無  
 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  
 所以為正也天門者循大變而無所湮者所  
 由出入也以為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新傳

夫道集于虛而虛者足容于道也虛則一而  
 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  
 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于內者必  
 于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為自外而受歟  
 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聖人不出夫行于外者因集于內所謂由外而入也  
 由外入者豈為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  
 故曰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  
 始也

須谿

觀而多責言凡觀乎此者皆將望而責于我一  
 不至則前者失矣一無所鑒以顯其所不休言  
 于真理一無所見但闕其情

副墨

恩怨取與諫教生殺人者所用以正人之器大  
 變謂死生大故無所湮者當機了然一刀兩段

更無滯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于逍遙之墟。若其心以為為不然，是外有見而內無主。天門不開矣。天門猶言靈府也。亦自老子天門開闔語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憻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

**郭註** 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仁義憻然，是尚之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俱自然耳。無所偏尚，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泉涸而魚相呴，濡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見龍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養陰陽，言其因循無方自然已足也。

**呂註** 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憻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噉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若建鼓而求亡子邪？天下已失其朴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

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名譽求之也且鵠  
白鳥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譽之觀無所加廣  
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啣以濕不若相  
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啣以仁義之濕沫不  
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為播糠蚊蚋則不累  
於其身可知矣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  
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  
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  
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

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  
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  
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所戒反  
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  
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  
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  
盜非殺人自為種踵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  
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  
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

停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智

憖慘於虜厲薑勅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

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

蹇蹇然立不安。李云鮮規明貌。一云小獸也。

**郭註**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非之則強哭也。殺降也。殺其殺言親服有降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

教之速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疎故不終其天年

也。故兵有順言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

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

有斯亂也。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婦女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

何言哉。雖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

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呂註**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播糠眯目蚊虻嗜膚則以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

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

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為用知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悖日月下睽山

川其知憖於虜薑之尾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饑渴隱約猶且背跡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

子貢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所以非故蹇蹇然不安。

**副墨**黃帝之治使民心一一純一也。堯使民親即親睦九族之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者

情禮獨隆于親而餘皆降殺民亦不以為薄也。舜使民心競競爭競也。虞帝尚賢故使民爭爭則和氣決

裂機竅早開故使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于孩而辨誰何宜其天也。禹使民心變變謂

變于古也。人有機心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殺人者死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



私互相警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夫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穉之俗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偷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大率與禮記章甚相似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

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遇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郭註** 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况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鵲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性命時道至人皆順而通之得道無不可言化者無方

風化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也類獸名山海經云曹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白為牝牡郭璞註即引莊子解之鳥鵲孺孺子而生也魚傳沫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也細腰者終之屬也

而皆可也失者無可言所在皆不可也鳥孺魚沫細  
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  
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夫與化為人者  
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矣

**呂註**

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  
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

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鴝之相  
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  
風雖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  
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  
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  
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  
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夫鳥鵲魚  
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  
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  
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  
丘不與化為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  
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  
患常  
在此

**管見**

鳥鵲乳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  
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

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  
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為之主億兆之中聖人  
為主聖人者與化為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  
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  
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觀夫鴝蟲之風化  
鳥鵲之孚乳魚之傳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  
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為  
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  
之功

耳

**管見總論**

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  
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體天

運而行德教故無為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  
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  
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  
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  
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  
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

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反之袒裂爰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為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需澤長養而熟成之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歎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洎聞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為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為運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其所以為化也歟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道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乎

而道德之質也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怨誹非世無道怨已不遇也熊經若熊之

攀樹而引氣鳥申如鳥之嘯呻也道引道氣令和引體令柔

**郭註**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

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不刻意云者所謂自然也無不忘無不有者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若厲已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眾惡生矣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此天地之平道德之實非夫寂漠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賢矣

**新傳**

夫山谷平世之士強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為有

以各蔽于一曲也故樂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于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然也豈與聖人同乎哉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于寥天一豈為刻意而高歟整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鑠豈為行仁義而脩歟巍巍蕩蕩而在崑天下豈為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默而逍遙於自得之場豈為處江湖而間歟氣未真全而

形未嘗衰豈為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無而不無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為之至妙而惟聖人得之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

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

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

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

憂其神純粹其竟不罷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悟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

休乎恬惓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惓交相成也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者泯然與正理俱往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若夫不平不淡者豈惟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也物化斃然無所係也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也不得已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眾必是焉故無人非同於自得故無鬼責生於死休泯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也不豫謀運至而應也光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其寢不妄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竟不疲乃與天地合恬

之德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繫靜而一者不與物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違虛之至也夫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

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舍之間乎則不彼是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物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知其為靜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靜與陰同德先則福亦不至不為禍始則禍亦不來蓋為福無禍始非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之所為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煎炙物不能累則無入非鬼責也宜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暖其中有所無所為天德者聖人所以同也純粹者不雜不疲無所為天德者聖人所以同也天下也悲樂之情去故為德之邪言怒倏起滅故為道之過四者皆起于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于外者道大人之心終日莫虛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聖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為整

之至也無一不若虛無之無物而不怒是為虛之  
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為淡之至若然則雖水火  
火無往而非我清有  
逆乎是為粹之至也

方子及

二字可見蓋順事應物無所乖拂自非虛也

然包含萬象容畜萬物無所逆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  
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  
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  
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神而  
藏之不敢用也實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曰

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  
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與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  
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司馬干安也

名劍案吳有巨谿各干谿

郭註

不休則弊不已則勞勞則竭者物皆有當不可

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  
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天行若夫逐物而動是  
人行也愛劍者猶神而藏之况敢輕用其神乎精神  
四達上際下蟠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  
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  
非輕用也化育萬物其各為同帝言所育無方同天  
帝之不為也純素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  
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為一非

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鞞庸得謂之純素哉

**呂註**

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淡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廢心而用形視聽

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屬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為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之不以鬱閉不流為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于虛靜而不知觀復于並作之間歸根于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與此劍之押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于越之彌哉其名為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以純粹押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為將之以天行

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為一矣倫即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巳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精者不虧惟真人能之

**管見總論**

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意矚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為天下所不能為而觀人之從

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亢孔孟之為脩伊傅之為治巢許之為閒老彭之為壽以迹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知為聖者以其有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為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為平易恬淡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惔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中以押藏干越之喻刻始於非刻意尚行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

素以守神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骨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

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俗學上舊爾俗字今從張君房本

**郭註**

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其心於俗而方復德德

以求明思之愈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後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復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

**呂註**

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趨舍

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無以知為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



失在巖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體和而其用無不為仁忠也中純實而非偽樂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而外而為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各正性命則自蒙已德矣所謂德奚以冒彼為樂偏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冒則物必失其以天下所

**筆乘**

篤性于俗學滑欲于俗思為句舊解失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

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蓋動念即乘死於繕擬心即差况于思非惟無以徹其覆而祗益之藉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之要知即人之覺性是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繕之思亂之者也恬者無為自然之謂夫謂之養知若有心于知矣不知知體虛玄泯絕無寄蓋有知而實無以知為者也故又謂之以知養恬恬即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即禪家所謂知無者也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

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也如此則道德仁義忠禮樂無不一貫之如木之有根而華實並茂所必至者不得謂之偏行也若不出于性而第求之禮樂則逐利忘本支離于俗學而天下亂矣何也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而為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技而為仁義禮樂此學術真俗之辨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

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

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

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

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凜

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

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

復其初。心與心識知為句郭註非

**郭註**

一也夫德所以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言不能無為而美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順而不  
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安而不  
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  
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  
武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  
之故行立而德不夷去性而從心言以心自役則性  
去也心與心識言彼我之心競為先識則無復任性  
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言忘知任性斯乃  
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謂性命之本也

**呂註**

所謂處混茫而得澹漠者即燧人羲黃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若混茫澹漠之粗迹也自其妙

處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均於為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為道者常絕聖棄知復歸於無物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潔淳散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夷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雖道險德是以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疑。定天下之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求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

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 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若不貴乃交相興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者。若自隱而用物。則世道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莫知反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祇所以交喪也。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地反一無迹。謂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謂不能澹漠之時也。雖自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

漠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呂註** 世與道交相興。則聖人作而萬物覩。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莫以自隱於山林間為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黃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

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褻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存身一作行身非

**郭註**

不以辨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澹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獨正之貌道不小行遊於坦途德不小識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無以益其樂者全其內而足也來不可圍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然此謂軒冕與窮約也無憂而已言亦無忻懼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盈外而虧內其置倒矣

**呂註**

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而不害至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離物而世物無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正已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之樂則喪已失性是為倒置者也

**管見總論**

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

未為顯惡而妨道為甚夫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比其轅也真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莽無所致力設為恬知交養之論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幾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芒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為化也博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辨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超

手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  
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  
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  
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  
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  
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  
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  
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  
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  
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  
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

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註**

不辨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歧尚之情無為。

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政俯仰自失。此乃主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道遠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所以發德音也。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歧。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為。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

**呂註**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于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歸。旋面望洋。向若回。趨大道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小大之所限。篤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東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道。逢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

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導。非大小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為名。語之以為博。自大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語哉。

**口義** 涇濁也非涇渭之涇洋海中也若海神名拘墟  
經暑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  
 大虛之間凡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人只是  
 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極言世界之小  
 如此連以揖讓相連續也任士任事之人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  
 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轉  
 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  
 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  
 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  
 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  
 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

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  
 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註** 物量無窮言物物各有量也時無止言死與生  
皆時行也分無常言得與失皆分也終始無故

日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量無窮者  
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也尋明也今故  
 猶古今也遙長也掇猶短也知時無止者證明古今  
 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故不以長而挹罔短故為跂  
 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  
 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終始之  
 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悞合  
 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也所知各有有限生時各有  
 年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  
 安其分則小大俱足矣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  
 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刑  
 象纒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地

**呂註** 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為至大極大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曷為曷今為今未及言而今已為曷則所謂曷與今者豈有止哉蓋夫曷今之皆故則達而不悶撥而不跋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鬱鬱待百年之王則逢而悶者也彭祖以久特聞眾人四之則撥而跋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一生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

**管見** 人能知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之有考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工謂一十

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為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券外在已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問是也不若未生觸體不願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埤字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統約分之至也。

**郭註** 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惟無而已，則何精粗之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言意之長而

入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而不自愛，其恩也。動不為利者，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不賤門隸者，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也。貨財弗爭，各使分定也。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不借人，各使自任也。不多食力，足而已。不賤貪污，理自無欲也。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也。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也。為在從眾，不賤佞諂，言從眾之所為，而自然正直也。爵祿不足，勸戮耻不辱，辱外事不棲於心也。知是非，細大之不可分，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名歸物矣。故道人不聞得者，生於失者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故至德不其分。故實也。夫性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呂註** 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燠煥棲攷，睫視之，而不見，直不

窮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形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為也。門隸

則以利爲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汗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爲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衆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為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爲分細大之爲倪哉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以無已也

**詳道**

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言

讓也而不多辭讓事不借人食不浮力疑賤貪汚也而不賤貪汚行殊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貪汗以自潔不賤佞諂以自直如是則爵祿戮耻無所櫻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辨乎外則凡精粗之在人言論意致者亦奚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得不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尚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管見**

自細視大至于不盡而止非大止于此也自大

極浮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也

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爲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爲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皆迷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大不足爲辨又何爵位戮耻之足爲勸懲哉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

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

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

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

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楚平王孫

郭註

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補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

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凶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久其所絕滅也。

呂註

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為之，因其所小而為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為稊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為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觀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必有西。因其無而無，則無東則無西。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

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于自是而交相非  
 則所謂趣者其操規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  
 則為道者兩志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  
 以堯舜之讓為是則之會以絕以湯武之爭為是則  
 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驩騮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

蚤察毫末晝出曠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益

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

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

明矣然且語而不合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二代殊

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

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麗崔去屋棟徐士彰云車名窒塞也蚤說文云跳蟲淮南子云鷓鴣夜撮蚤蟲而食之不失

**郭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夫天地之理

和為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

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

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俗之

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

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管見**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

徒言其眾  
 梁麗不可窒穴騏驎不能捕鼠鷓鴣不能晝視  
 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纂  
 夫言其獨義  
 殊器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  
 地萬物之理者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不必多  
 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

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  
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循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  
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及衍。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示之有  
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始是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莫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

化。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崔云不代其德是為謝施。

**郭註** 反衍者貴賤之道反覆相尋也。自拘執則不夷

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者公當而已。無私福者天下  
之所同求也。無畛域者汎汎然無所在也。兼懷萬物  
其孰承翼。言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  
疎而承翼哉。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而長短皆  
足。生死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成無常  
處也不位乎形者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也。年不  
可舉者欲舉之令去而不能也。時不可止者欲止之  
使停又不可也。盈虛終始者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也。  
若驟若馳但當就用無不變移不可執而  
守也。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呂註** 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則於為不

為賤。衍則有耗。衍為貴。耗為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

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為少榮為多施則有斂施為多斂為少當兩行而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一而行之謂也無所畛域與道通而不大蹇之謂也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逢而不閱時不可止故撥而不改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奈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為不為之問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詳道**

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則則賜予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而不反其真音未之有也

**碧虛**

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也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嚴毅福私則不久長有畛域則不溥况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孰為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為不為之間哉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

乎天位乎得。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徇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郭註** 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者。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也。察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福福安乎。命之所遇也。謹去就。審去就之非已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矣。天在內。人在外者。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乎天。恣人誰知。則流蕩失素也。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人

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位乎得矣。踳躅而屈伸。言與機會相應。有斯變也。反要而語極者。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及其真者。真在性分之內也。

**呂註** 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海而非體道。極致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人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人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真。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

管見

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  
至是而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頃更澄靜則  
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為遠真中高虛湛者有  
類於此夫主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  
危謹夫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  
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  
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  
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  
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

夔憐蚘

玄

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

吾以一足踰踔

上初稟反下勑角反

而行予無如夫今子之使

萬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

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

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

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

我則勝我鱷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

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

司馬云夔一足蚘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於此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為神遊外鱷一作鱣

郭註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

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鑿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



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道逢也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道逢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呂註**

夢以一足憐蚊之多足蚊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春脇而憐風蓬蓬然起於北海而無

於南海也則目之繫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也變以一足為易憐蚊多足之難蚊以多足為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非出于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為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也哉

**詳道**

以足為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夢憐蚊以足為一案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蚊憐蛇蛇有

有矣觀無有為不足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為不適故憐目目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曰憐心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币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

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

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

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

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司馬云宋

當作衛匡

**郭註** 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也時勢適然者  
 言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也魚父獵夫烈士之  
 勇情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矣知命非已制故  
 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  
 匡陳麥里無異  
 於此崇極問堂也

**碧虛**

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柏踵皆勝我  
 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  
 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  
 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  
 言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  
 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  
 泥則沒滅跖扶還旋 蚶寒 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  
 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  
 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  
 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  
 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  
 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

山商蛇渠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

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蠹與且彼方

此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奠然四解淪于不測

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

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闔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

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于邯鄲

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

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蚘赤蟲也

**郭註**擗一壑之水而跨跨埳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熟勢勇大之不遊於

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

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夫遊無

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呂註**是非之竟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堯桀為一而知不知此觀之汙然無所容

其喙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奠

然四解淪于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

無西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冲和出神而遂於

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空虚是已此意

之所不能盡言之所謂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

以察索之以辯是用管闔天錐畫地之類也

**口義**公孫龍當時之辯者蚘井中赤蟲也坎井之地

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漆作十年九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濮陳地水也

焉謂先宣其言也

**郭註**

神龜之喻言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

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趨利而忘生唯二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管見**

莊子辭召以神龜為喻昔陶隱居畫二犢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郭註**

務於國中揚兵整旅也鷦鷯之喻言所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副墨**

鷦鷯鳳雛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已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笑莊生直為千古

寫出鄙夫患失之態以一字形之妙哉管見搜成疏謂搜索國中郭註則以搜為搜矣夫鷦鷯得腐鼠而嚇又何足以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 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莊子。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本不足極妙耳。

**副墨** 惠子言子與魚水陸異處，何所從而知魚之樂？耶？莊子即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非子，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猶同類也，尚以爾我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為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却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皆枝葉之談，非本論也。且循本來話柄，已知子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知。推我居濠上而逍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蓋古言莊子善通物情者，以此。

**李士表** 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期，知而不知妙理，默會神者受之，有不能迷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遊而沫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也。將以是為魚樂乎？以是為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

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  
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物我  
為兩者之蔽耳物將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  
與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皆不知  
者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在我者蓋  
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已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  
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  
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奚獨濠梁之上儻魚之樂哉  
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無樂真知無  
知者可下  
以語此

管見總論

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  
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

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  
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  
反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夫論變蛟蛇風之  
相憐喻人以才知短長為愧衡而弗悟天機之不可  
易小不勝之為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  
所憐

消斯為要極也風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  
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為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  
勇井毒海驚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  
物莫能害謂世俗沉濁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  
強欲企羨猶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知而希所  
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  
鵝鷄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淩薄傷道之不行也  
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問而不  
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  
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未忘性命之本者  
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  
於水也故以結  
當篇之上旨

